



主办单位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 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——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”,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腊月的清晨，黎山村的老榕树还在打着哈欠，第一缕阳光已经爬上了村口的红砖墙。不知是谁家的公鸡打了个盹，报晓声比往日迟了半拍，但整个村子却早已醒透了。村民广场上蒸笼吐出的白气在晨光里打着旋儿，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你追我赶。新出笼的碗糕顶着绽开的笑容，朱砂点在雪白的米糕上，活像小姑娘害羞时的腮红。李阿婆踮着脚数着蒸笼，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转身拍了拍孙女的肩膀：“去，把灶王爷前的供品换新的，让他老人家也尝尝今年的头笼糕。”

“从前蒸碗糕用柴火，满屋子烟气熏人眼哩，如今用上绿色清洁能源，做出的碗糕甜度更纯了。”李阿婆凝望年轻人点朱红的手势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如初春湖面的涟漪。七十三载岁月里，她第一次目睹这祖传技艺化作全村竞技的欢宴，传统不再瑟缩于灶台，而是在喧腾的广场上昂首

微笑。

人群里传来低语。黄姐端着一笼刚出炉的五色碗糕，斑斓如春日的花圃。她笑着对身旁的游客说：“前些年村里可不是这样光景，荒田没人种，垃圾堆得像小山，绕着走都嫌硌脚。如今你看，辣椒田成了摇钱树，连那个臭水塘，都变成黎湖公园了！”她的声音清亮，像碗糕顶上的裂口一样自然绽开。远处黎湖碧波微漾，确是一幅新画卷。

那边厢村民张大叔笑意盈盈跟游客演示着，正点开印象黎山公众号：“喏，随手拍个垃圾清理干净的地方，扫个‘门前雪’，积分就存进来了！喏，换瓶酱油，换袋米，都行！”积分驿站的小窗前，已有人提着兑换的牛奶走出来，脸上是捂不住的甜意。这小小的数字魔法，无声息地把邻里拢成了一家人，乡村自治的星火，终成燎原之势。

而此时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门口，几位银发老人坐在暖阳里闲话家常。“头疼脑热，抬脚就到这儿了。”一位阿公指着卫生健康服务站的牌子，满脸踏实的笑容，“三甲医院的大医生也常来坐堂，比过去上大医院跑断腿强多喽！”他身旁的老伴抿嘴笑着补充：“上月村里还给整寿老人搞庆祝活动，我这心里头，暖得跟刚揭盖的蒸笼似的！”从物质丰裕到心灵润泽，黎山的幸福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生长。

当蒸笼再启，白雾氤氲而上。新出锅的碗糕依然笑得灿烂，那绽开的口子，仿佛在倾诉土地的欢愉。参赛者捧起冠军

奖杯，彩色碗糕在她手中熠熠生辉，宛如捧着一座微缩的、蒸蒸日上的黎山。糕香如丝，缠绕着黎山的晨昏。从荒田废塘中的挣扎，到椒红湖碧的舒展；从绕道而行的窘迫，到门前花开的从容；从冷眼旁观的疏离，到同攒积分的热络。每一分甘甜都历经时光的蒸腾。

比赛落下帷幕，而黎山的故事正温热。这蒸碗糕的幸福味，是糯米与时光的私语，是传统与现代的交杯，更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。当古法遇见新篇，当乡愁邂逅发展，甜美的不止是蒸碗糕，更是一个村庄破茧成蝶的蜕变。那蒸碗里，盛着过去，酿着现在，更蒸腾着未来。



扫描二维码阅读征文作品

乡村名片 黎山村

位于内坑镇东部，是革命老区基点村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所在地，村名取自革命先烈张克黎。黎山蒸碗糕是一项非遗传统技艺，为了让这项技艺更好地得到传承，每年春节前村里都会举办蒸碗糕比赛，获评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、乡村治理示范村、平安乡村建设积分制试点村，泉州市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。

苦瓜滋味长

□王婉若

苦瓜。吃饭时一锅苦瓜汤端上桌，她立马拿着碗凑过来，见我没动勺，还劝说：“姑姑，这苦瓜汤一点都不苦，你快尝尝。”我随即舀一勺入口，没想到滋味确实不苦，回味时还品出了一点鲜味。这让我想起阿嬷以前教的做菜方法，说是苦瓜用盐腌一会儿，或者焯水时加几滴白醋，就能去掉不少苦味。看来这苦瓜的苦，的确有办法对付。

傍晚时分，邻居家养的灰兔子偷跑来啃苦瓜的叶子，不时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几只麻雀也站在架子上，啄着叶子上的小虫子。二叔提着竹篮过来摘苦瓜，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惊跑了这些小家伙。我跟他一边摘苦瓜，一边唠家常，耳边是兔子啃叶子的声音和麻雀的叫声，感觉这炎热的夏日，也不

那么令人烦躁了，反而多添了几分令人欢喜的热闹。

回到厨房，二叔把苦瓜洗干净，切成薄片泡在水里。没一会儿，水就变成浅绿色了，苦瓜片也显得愈加水灵。小侄女在旁边踮着脚好奇张望，不时伸手戳一戳水里的苦瓜片，那模样和我小时候如出一辙。记得我儿时也爱围着灶台看阿嬷做菜，不过当时心里想的是，等长大了就不再吃苦瓜这种难吃的蔬菜了。可真等长大了，离开了家，我又开始怀念阿嬷做的苦瓜的滋味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苦瓜还是那个苦瓜，可我对它的观感却变了。以前觉得它苦得难以以下咽，现在反而能从中品出其他的滋味。这种看似不讨味“欢心”的蔬菜，就像家

里的长辈，看着严厉，却总是默默地把关心与爱藏在行动中。就像苦瓜的味道，早已成为我生活中忘不了的一部分。



(CFP 图)

陪父母乘凉

□吴 建

期才添置的。

“这天热得很啊。”父亲一边说着，一边摇着手里的蒲扇。他平时常用的那把蒲扇在我手里，有不少年头了，扇面边缘用布条仔细缝补，反倒像是给它镶上一道别致的花边。

这时，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从屋里走出来。她的脚步有些蹒跚，去年扭伤的脚踝似乎还未完全康复。“吃西瓜吧，刚用井水泡过的。”母亲说着将盘子放在小桌上，随后才坐到竹椅上。

父亲吃西瓜时总爱将黑籽都吐在手心里，然后慢慢攒成一小堆。母亲吃得稍快些，红色的西瓜汁常沾在嘴角，她却浑然不觉。父亲不时讲

起自己年轻时在老家乘凉的往事，说着说着又怀念起那些已故的亲戚。母亲偶尔插几句，纠正他记错的细节，两人虽然会因此争执几句，气氛却显得温馨又美好。

“老李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，很快就要去外地念书咯。”听父亲这么一说，母亲问道：“那孩子是不是以前常来咱们家玩？”父亲点头称赞，继续说：“可不是嘛，他就喜欢来这里爬树摘枣吃。有一回从树上摔下来，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。”

说起小时候，父亲又忆起我的趣事。那时一到夏天，我经常吵着要吃冰棍，可当时家里条件不好，父母只能偶尔给我买一根解馋。母亲接过话茬，讲起我第一次背着书包上学时的紧张模样，说我取得好成绩时他们的骄傲。那些被我遗忘的时光，就这样在他们的讲述中渐渐清晰起来。原来，在父母心里，我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小心翼翼地珍藏着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只是安静聆听，偶尔才回应父母几句。望着他们的白发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银光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这样的夜晚是多么珍贵。我常年在外奔波，回家的次数寥寥无几，而父母正以我不曾察觉的速度悄然老去。

“去睡吧，你明天还得早起赶路。”听母亲催促，我只是点点头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起身向屋内走去。进屋前，我忍不住回头望去，月光下，父母的身影佝偻而渺小，仿佛与夜色融为一体。

后来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又想起了小时候的夏夜，父亲指着满天繁星给我讲故事。母亲在一旁打着瞌睡的情景。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，这样的幸福时光会永远延续下去。而今夜，我不过是陪着他们闲坐片刻，听他们说些家常话，才发现这样平凡的时光，是如此珍贵与难得。我想自己以后得多回家看看，因为对于父母来说，陪伴，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留白亦是圆满

□沈洪颖

直到前阵子逛商场，我偶然看见一款立式冰柜，正好可以解决家里冰箱空间不足的问题。可转瞬又发愁，将它买回家该往哪里放？我迅速将家中陈设在脑海中过了一遍，最终选定一个可行方案，那就是把小冰柜放在阳台一角。

于是我就赶紧回家，拿卷尺去阳台一测尺寸，果然小冰柜能放下。我暗自庆幸，当初装修阳台时的“不圆满”，竟给新电器留下了足够的摆放位置，真是一个意外之喜。

早年间，滚筒洗衣机正流行，多数人

家会按它的尺寸在阳台定制柜子，既放洗衣机又能收纳杂物。但我家当时用的洗衣机是老款式，便舍弃了加装柜子的想法。谁知十多年来，在家里添置大物件时才发觉以前“精准”的装修设计，变成格局调整的限制与障碍，而以前“将就”的地方，反倒为之后的变动腾出了空间。

这件事让我想起老子《道德经》中说的“大成若缺”，意思是说做事情的时候不要过于追求完美，适当地留下一些缺憾反而更好。就像拉满的弓易折，过圆的月会亏，真正的圆满，从不是密不透风的

周全，而是需要留几分空隙，容得下生活的变数。

如今再看家里的布局，愈发觉得生活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精准。当年图省事没做满的阳台，恰恰容下了后来的小冰柜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与其把生活铺排得密不透风，不如学会适当留些空隙。这些看似浪费的“留白”，有时会让生活变得更加从容，也能够更好地面对变数。或许生活本该如此，不必苛求眼下的圆满，给未来留些余地，那些暂时的“不周全”，说不定就是日后的“刚刚好”。

按号

有位大爷去银行取钱，一进门，保安便提醒说：“按号。”大爷纳闷：“取钱还先对暗号？”见保安点头，大爷想了想后说：“天王盖地虎。”保安听了一愣，随后帮大爷从取号机上按出一张排队票，大爷接过后感叹道：“居然被我蒙对了！”

消食

甲做饭很好吃，这天乙到他家做客便留下来吃晚饭。连吃了三碗饭后，乙仍大呼不过瘾，便问甲：“你家有助消化的药吗？”甲紧张地问：“有，你是吃撑难受吗？”乙摇摇头，说：“有药的话，那我就能再吃一碗饭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昨天已成旧章，明天仍是草稿，别等“改天”，别等“以后”，此刻落笔，才是故事的开端。



探秘登仙桥巷

□杨新榕

我几乎每天都会从桂坛巷和凤池巷交界处的一段路拐去九一街。虽然走了无数次，但我一直没有留意这段不起眼的短巷的来历，有次抬头看见路边的门牌号，才知道这里叫作“登仙桥”。听说此处位于古城的东南方向，在“旧通淮桥”的北面，老一辈人也常称它“离井桥”。

泉州古城的水系向来发达。旧时这里的七条护城河、外濠和城里的五条河支沟织成密如蛛网的排水与交通网，其中大大小小的桥更是不下百座。听长辈提起，我才知除了登仙桥，古城中类似的桥还有二十三座，比如后城涂门街头的蓝桥、万寿路的万寿桥、新门街的叠芳桥、甲第巷的甲第桥、报仔巷的文胜宫桥、北门的释雅桥、马坂巷的松根桥、花巷的仙姑桥、五堡街与土地后交界的五甲桥、后城的隐居桥、聚宝街的车桥等。

登仙桥巷名字的由来，早年间还有一个故事流传。传说古时候常有人夜里到桥上散步、乘凉，第二天就没了踪影，久而久之民间开始出现“此桥是登仙捷径”的说法。可仔细想想，哪有人会凭空消失？后来人们才发现是清源山里的一条大蟒蛇在作祟，它经常借着夜色溜到城中把桥上的人抓去当食物。

后来有位姓裴的行医人恰好路过泉州，听闻这个离奇的“失踪案”，便留了下来。他在附近观察多日，终于摸清了状况。一天半夜，他在清源山撞见那蟒蛇出洞，当即追了上去。搏斗异常激烈，行医人持着利器与蟒蛇不停周旋。那蛇也凶猛异常，几番缠斗下来，行医人才将它逼退到一口古井中。

蟒蛇一度躲在井里不肯出来，行医人怕它再害人，又没法下井，最后索性守在井口，日夜不离。日子久了，他便在井边住了下来，直到去世都没离开。因为他的守护，蟒蛇再没出现，附近百姓才得以安宁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行医人，便在井边盖了祠堂，把他的事迹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
如今，登仙桥已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，而是变成一条小巷的名字。我每次走过这里，仍会忍不住想象传说中先人与蟒蛇战斗的激烈场景，那些本地人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，让寻常巷陌多了一抹神奇的色彩，也让人们途经此处时就像在与过去对话，还能借此触摸到这座古城那迷人的历史脉络。



登仙桥巷 (作者供图)



按号

有位大爷去银行取钱，一进门，保安便提醒说：“按号。”大爷纳闷：“取钱还先对暗号？”见保安点头，大爷想了想后说：“天王盖地虎。”保安听了一愣，随后帮大爷从取号机上按出一张排队票，大爷接过后感叹道：“居然被我蒙对了！”

消食

甲做饭很好吃，这天乙到他家做客便留下来吃晚饭。连吃了三碗饭后，乙仍大呼不过瘾，便问甲：“你家有助消化的药吗？”甲紧张地问：“有，你是吃撑难受吗？”乙摇摇头，说：“有药的话，那我就能再吃一碗饭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)